



泛黄的准考证

□ 合肥 日月

定考点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文化考试,按通知到指定医院体检。三、本证盖有县(市)革委会骑缝钢印后方有效。”方框下沿,还有一行,两栏并列,分别写着:“加试何种外语”“艺体加试”。背面全印的是黑体字。

我手捧小小的准考证,仔细端详,心潮澎湃,思索万千,仿佛42年前的情景就在眼前: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年,全国有570多万人象潮水般地涌向考场这一“独木桥”。他们中有工人、农民、军人,而更多的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。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三十好几的年轻爸爸和妈妈,年龄最小的也是十七八岁情窦初开的青年。

曾记得,那时的我们非常庆幸自己遇上一个好的时代。因为我们这届高中生又多了一条“好出路”,有着莫大的幸福感。以前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毕业,摆在面前的就只有进工厂、参军入伍、在家待业。到了我们这一届却又多了一条路可走,那就是可以参加高考。

刚恢复高考那一年,我们高二要延长半年才能毕业。不过还有一大优惠政策,就是可以报名参加高考。当时我们班也有几名同学“挤”入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,小试牛刀,但都因竞争太激烈、太残忍而名落孙山。我所上学的那所中学,仅同届学生就有十三四个班级,平均每个班有五十多名学生,一个年级就有700多人,而大家年龄悬殊特别大。以我所在的班为例,全班五十几名同学年龄最大的与年龄最小的之间相差5岁。年龄大的同学多半是因为家庭姊妹多,要带弟妹妹而误了上学年龄,也有因学习成绩不好而留级;年龄小的多半是小学只上五年就直接升初中了,也有个别同学是“跳级”的、“插”班的。

到了延长半年那个学期,为“备战”高考,学校把我们分成文科、理科;接着又分成文、理两个尖子班。每隔一个月,组织一次考试。每次考试一结

束,学校都会根据考试成绩,重新分一次班,学习竞争异常激烈。那时的我们起早贪黑地复习功课,誓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。

7月20日至22日,是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始的日子。那几日的合肥,似火炉。我参加高考的考场是合肥三中,离家约有10多公里,我每天怀揣这张准考证,往返4趟,乘坐2路公交车,到淮河路十字街站下。步行一公里,到达考场。每次一进考场,全身上下湿淋淋的,汗水一个劲地往下直淌,或许是大紧张了,或许是大激动了,或许是天气真的太热了……3天考试,共有6门功课,其中文科考的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5门课是计成绩的,外语属加试,作参考分计算。考场有最为严格的考场纪律,考生进入考场后,要将准考证放在课桌的左上角、或右上角;到了考试时间时,两位监考老师当着考生面,当场拆开封条,发放试卷,考生考试的试卷、答卷和草稿纸粘贴在一起,考完后连一张草稿纸也不准带离考场。那年的试卷,是第一次采用全国统一试卷。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一年作文题,是给一篇材料,要求进行缩写,题目好像叫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》。那年高考,我们全校几百学生只考中几人。我自然也在绝大多数行列中。据后来老师告诉我,那次参加高考的全国约有61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知青,全国录取仅有40.2万人。我落榜也从中找到了一个最合适不过、最有说服力的“理由”了。

话虽这么说,但我心中一直不甘。在入伍参军后的几年间,为了能圆大学梦,我坚持业余时间复习功课。俗话说,失败乃成功之母。我再次怀揣准考证,参加全国统考,一举考中北京一所带“国”字号的高等学府,并十分荣幸地成为一名带薪上学的军人大学生。我所有的艰辛努力,终于没白费。

距今整整42载春秋过去了,但这张小小的准考证,却让一切变得格外具体,令人怀念又感慨万千。

几日前,回家在母亲的衣柜里,偶然间发现一个小木盒子,盒子里装有一叠叠发了黄的纸片,也有贴着照片的一些证件。我小心翼翼地一张张翻着、翻着……突然,眼前一亮:一叠叠纸片里居然找到我学生时代的珍贵资料。更让我欣喜若狂的是还藏有一张1978年的高考准考证。这些原始证件,虽说再普通不过,但对我来说却是极其珍贵的。她不仅承载着我人生征程中的美好记忆,更折射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背景和环境。

尤为珍贵的是那张很不起眼的小小准考证。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,仅半年时间,中国迎来了规模宏大的考试壮景,两次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多万人。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,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符号,这是一个记载我们这代人漫漫求知路上最为强劲的音符。这张准考证,对我,包括对我们这代人是尤为珍贵的“文物”。对此,我如获至宝。

这张准考证是浅黄色,正面印着红色花边,内文是红色字体,左边贴着我一张1寸免冠黑白照片,照片上有钢印,照片下方是一个长方形红色花边框,框内写着两个字:“文科”;浅黄色纸片上方印有三个字:“准考证”。准考证下方共有五行:第一是号码;第二行是姓名;第三行:分性别、年龄两栏;第四行印有“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”的字样;第五行也是两栏并列,字号稍小点。第一行带有括号,括号内写着“合肥考区”,第二行是发证的时间:“一九七八年六月”;并盖有“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”大红公章。准考证的背面的方框内印的是“注意事项”,共有三项内容:“一、本证不得转让、涂改。妥为保存,遗失不补。二、持本证到指

养君子兰

□ 肥西 查鸿林

十几年前,在我的印象中,君子兰被炒得很贵重,一棵君子兰要卖上几百、几千元,君子兰身价一下子就提了上来,养花人能有盆君子兰感到很骄傲。

我也喜欢养花,但都是养一些会自己奋斗、不怕旱涝的品种,开花就行。有次,朋友送我两盆君子兰,我甚是喜欢,把它当成花中之王来伺候,精心浇水、施肥和温度、阳光的给予,它的叶子不紧不慢地长。每到冬春季,我就天天观察是否有含苞待放的迹象,盼望早点开出那艳丽娇贵的花朵,但一年又一年都让我失望。几年下来,我也就没把它当成贵重的植物看待,与其他花一样的待遇了。

又过了些年,我从小镇调到城里,我带了一盆品相好的君子兰进城,放在阳台上,两棵君子兰分割两地。小镇的那盆没舍得扔,只有在我隔三差五回小镇的时候浇点水。有次,单位一位花师在修剪花草,我就主动和他攀谈起来,当然还是聊我家君子兰,也顺便请教他养花的技巧。花师很慷慨,给我讲得很仔细,我只记得他说的大致意思:水要一次浇透,放在通风阴凉又有太阳照射的地方,每年要换一次盆,把老根烂根去掉,土质要疏松,隔段时间施化肥等等。此后,接连几年,我都早早地把鸡蛋壳、烂树叶、鱼骨头等预留着备用。春节一过,我就把新盆子找来,放太阳底下暴晒消毒,然后再把预备的养料拿来,和一些沙土混合着装到盆子里,小心翼翼地把君子兰从老盆里取出,修根

去枯叶,再移植在盆子中央,浇水,放到通风处。以后的时间就慢慢地观察,每长出一片新叶,都会兴奋不已,期望自己的辛勤付出,能换回满盆鲜艳的花朵。世间很奇怪,有时候,事情并不是能够理想地朝着自己设计的方向发展,付出不一定就有回报。精心、持续做了三四年,新叶长出了十多片,叶片宽大肥厚,翠绿光亮,越是希望它开花,它越是像和你赌气似的,就是不开花。无奈,我只得使出和小镇那盆君子兰一样的手段:降低待遇,重归大众。此后,君子兰和其他草本植物放置一起,一样酸甜苦辣。

前不久,我回小镇看母亲,也不例外地给那些尚在留守的花草浇水。阳台上,吊兰依旧翠绿,只是叶片稍卷不太肥大;芦荟长得快,生机勃勃,有些长高的叶片因肥厚而倒在了地上;仙人掌、仙人指恣意生长,相互侵占领地;令我十分诧异、眼睛发亮的是:君子兰居然顶着花蕾长出三寸多高的箭来!我心心念念的君子兰,十年后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开花,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,似乎看到了花的颜色,听到了它的声音,闻到了它的气息。我掐指算起来,上次浇水离现在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了。惊喜之余,我找来清水,把盆子四周擦干净,决定把它带回城去。

两盆君子兰聚而分,分而聚,又重新走到一起,一株花朵正艳,一株默默无闻,如若有语言,不知它们相见后会各自说出何种感慨。不过,小镇那棵开花的君子兰告诉我:它的骨子里并没有高贵的基因,高贵之说只是人为贴在他身上的标签。往后,对于君子兰,我知道会怎样地问候它们。

凝在酒杯里的光

□ 蚌埠 徐玉向

父亲喝酒时很惬意,一定要细细地斟,一口一口地喝,慢悠悠地夹菜,时光如窗棂上垂下的蜘蛛丝,被扯得又细又长。在温情的阳光下,一切仿佛都闪着光亮。

每当父亲喝酒,我和弟弟便可分吃下酒菜。有时取过他喝过的杯子用鼻子猛地一吸,一股辛辣之气直冲脑门,浑身不由一个激灵。再看一眼父亲,他的眼睛已眯了起来,是因为我们的表现,还是酒,这倒成了我们回忆时的一个不解之迷。

父亲好酒,但量不大,每日两顿,每顿两三盅,天天如此。酒算不得佳酿,两三块钱一瓶,每次去大队部边上的老小店买酒,夏家奶奶老远就把一瓶濉溪大曲搁在柜台上了。我以为他是自祖父去世后才开始喝酒,那年我六岁,弟弟四岁。他自己却说在村委当会计时就开始喝酒了,那时大概只有十八九岁,高中刚毕业。

印象中父亲有一次喝醉了。当时外面下着雨,同他一个单位外号叫瘦子的表叔载他进了院子。耷拉着脑袋披着雨衣的父亲坐在车后座上,待被扶上床不久,便开始回酒,再之后便沉沉睡去。

舅舅是个嗜酒的人,不但喝得勤,且量大。每次去外祖母家他就嚷着“让小外甥来陪酒”。于是,我便有机会人模狗样地端起斟满的酒杯喝起来,喝完第一口就已满脸通红,忙着往嘴里夹菜。待我勉强将第一杯透底时,五六杯酒早已落到他的肚中了。他边夹着菜边笑着说“小外甥真行,快赶上我了。”当我喝完第二杯时眼皮已重似千斤,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转动。我不知道是如何到的床上,迷糊中只听见舅母大声喝斥他的声音。

我发现,父亲在喝酒时眼里闪着光,舅舅在喝酒时候眼里也闪着光,当他们从桌上端起酒杯的刹那,这光便钻进了我的眼睛。多年之后,当我能稳稳当地端起一杯酒时,我已远离故乡,去千里之外的南方闯荡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了。

